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窺餘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任溥

經部一

周易窺餘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窺餘十五卷宋鄭剛中撰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出為川陜宣撫副使謫居桂陽軍又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後追復原官謚忠愍事迹具宋史本傳王

應麟困學紀聞稱鄭剛中有周禮解義考王與義周禮訂義首列諸家姓氏有三山鄭鍔字剛中淳熙中進周禮全解蓋别自一人字與剛中名偶同或混而一之非也剛中所著易解十五卷見于陳振孫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者卷目並合惟乾坤二卦及繫辭以下原缺不解振孫以為或于乾坤之際有所避然其自序有云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

識卦萬一見其髣髴則沿流尋源乾坤之微
可得而探據此則振孫之言非也自序有云
伊川易傳漢上易傳二書頗彌縫于象義之
閒但易道廣大有可窺之餘吾則窺之窺餘
之名蓋取諸此明初文淵閣書目葉盛菉竹
堂書目尚著于錄其後傳本始絕朱彝尊經
義考亦以為未見惟永樂大典內尚存其大
今採掇裒輯依經編次其七卦為原本所闕

者則但錄經文或其說別見他書者亦兼錄補入依仿原目仍定為十五卷自唐人以王弼注定為正義于是學者專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義博採縱以為刊補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當時經生不能盡從其學宋儒若胡瑗程子其言理精粹自非晉唐諸儒所可及然于象亦多有缺畧剛中是書始兼取漢學凡荀爽虞翻干寶蜀才九家

及同時朱震之說皆參互考稽不主一家其

解義間異先儒而亦往往有當于理如訟之

九二以不克訟歸爲句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爲句以爲聖人所以必使逋其邑人三百戶

者恐其恃衆憑險以成亂所以謹上下之分

也比之初六終來有它吉朱子謂不可曉剛

中以爲相比之道以信爲先積之既久昔之

未比者皆自外至故曰有它吉皆能自出新

意不為成說所拘至于解泰之九二大有之大象議論尤正大精切通于治體雖其始因秦檜以進身依附和議捐棄舊疆頗不滿于公論其闗發經義則具有理解要為說易家所不廢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易窺餘自序

窺餘窺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復就荒厚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為作所為名序之所為縷縷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揚雄謂文王攻謂神農之說者曰耒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噬嗑豈

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蓍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蓍猶在六爻之後造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既畫卦又為重卦文王為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為十翼周公為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為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摘相勝

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為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王在羑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為明夷辭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繫必文王所為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

所為彖繫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為彖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彖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為十者穎達主之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為十者胡旦主之以彖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旦說為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為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為

書始屯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輿乾坤則又易之輿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髣髴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自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

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及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予為書為象予為義予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了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為易傳朱震子發又為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閒其於發古今之奥為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

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為篇帙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彖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彖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概相分合

二子不容無過然於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

末紹興壬申正月旦槻如居士山齋書

原序

六經載道而易其原最深遠者也始惟有畫以盡三才萬物之理後乃有辭以盡其畫之所象最後吾夫子為之十翼易其無餘藴矣後世諸儒各以臆見為之訓詁無慮數百家然弗合弗弃互有失得非博雅君子學通繫象之表識達變通之微未能探討而折衷也故資正殿學士東陽鄭公少以文行為鄉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易其論議慷慨操履端亮入登禁處出撫邊

陞壯猷遠略皆自其學發之晚歲謫居封川乃為易解名之曰窺餘則兼而取之歲在戊午禮部試進士公參掌文衡予偶得中因登門拜公一見知其為天下偉人特未見其書及乙未之春予再守長樂公子之良嗣持憲節於此邦因得是書觀之研味累日不能廢手雖參取諸家之長而斷自己意文與義貫理與象互讀之使人渙然冰釋其於易道誠非小補予淺陋荒唐安足以知之公諱剛中字亨仲嘗為禮部侍郎以樞密都承旨

宣撫四川其遺愛在蜀其事業炳炳在人耳目其出處
載之國史今其子又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遺稿為十
五卷將鋟版傳諸學者請序以冠其首予逡巡退避其
請益勤因為之言淳熙乙未十一月一日莆陽陳俊卿
序
易更三聖世歷三古秦火以卜筮不焚漢興隨立學官
在六經最古最為完書此天也非知道者於辭象變占
俱通未易與言而唐孔穎達正義顓主王弼解弼用費

氏本劉向校中秘書謂費本與古文同而班史不叙所從受田何之學出於孔子授商瞿瞿之傳具有次第今世有子夏易亦謂孔子所授乃用鄭玄取彖象連經文王弼取文言附乾坤二卦後本蓋僞書也若費氏長於卜筮惟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弼用費本於卜筮略不及而習尚清談出入老莊第知以言者尚其辭一端耳穎達因彖激難通迺一切屏棄商瞿而下諸家雖鄭玄註且弗取自是說易者不過假借以馳騁其文

章黼藻其意見於易何預哉五星聚奎斯文興起濂溪
周子康節邵子皆得三聖之秘周尚理邵兼數然不可
異觀也伊川程氏師周友邵晚爲易傳用辭明理漢上
朱氏徧考自漢以來羣儒訓釋旁引曲暢而以周程邵
之說會通之學者得以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矣北山
先生資正鄭公紹興中宣撫金蜀取忌秦檜斥居封川
閉門讀易筆爲窺餘後百餘年元孫足老攜手澤三大
編相示桂伏讀竟始悟其合伊川漢上二解而一之者

其時程學尚多異議朱所進書未行於世而公知兼取所長其識見豈覷門曲學可及耶昔陸宣公貶忠州録集驗方朱紫陽議其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唐子西謫惠州名居室曰易庵其記援陶隱居云註易誤猶不致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子西謂註本草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公不録醫方專志易學此暗合於子西之微旨而非止於宣公之全身遠害也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昔公在宣

和靖康時窮甚矣繼以進士上第躋顯仕可謂變且通矣而竟厄於檜既通而窮故在封川將玩諸易以圖其不終窮而公終於窮豈窮者其果不能變則通乎嗚呼安得起公於九原而與論易道窮變通往來上下之故哉後學潘桂百拜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窺餘卷一

宋　鄭剛中　撰

上經　乾至蒙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

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難也而有大亨之道亨可致也而非貞不可故曰屯元亨利貞此人與萬物之所同也剛柔交屯之所

以爲難然使剛柔已亨何難之有惟剛柔始交二氣爭而未平犯難者復冒險而動此卦之所以爲屯也剛柔交謂臨之九二上爲九五臨之六五下爲六二陰陽交互而成非特如此下卦震也震因坤與乾交一索而得九又荀爽謂屯本純坎初升二二降初是皆剛柔之交坎震既合動乎險中屯道乃成雷雨則取坎震生物之象也雷雨滿盈天地之間物隨之以生然造化冥昧之初陰陽分功句曲抑遏形色欲陳

而未著崔憬所謂萌芽于寒冰之日其在人則天下多事之時也人君苟孑然孤立泰然自任則何以濟膠擾之緒不敢康寧建侯自輔是乃濟屯之策出屯之道也或問勿用有攸往不曰勿利何也曰勿用有攸往則往必有害矣又曰利在建侯聖人經綸之自可用人而出屯焉用往又問建侯何以必于草昧之時曰陽剛履初貴方下賤天下參差昧晦未知適從能建侯分治則各有所附矣故貴賤履位賢不肖得

情聖人之道光明盛大如日月之麗乎天在下者如百穀草木之麗乎土此乃離明之象草昧之反屢謝謂坎水流坤雷雨滿盈之象集傳謂四為諸侯五在上四正位分民而治建侯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觀雲雷之象知險難之理經而綸之所以求出乎屯也經者常也綸者理也失其常理天下所以屯君子經綸之使復其常理而已艮為手經綸之象集傳謂

屯自臨變離為絲坎為輪綸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以陽剛之才下下之德濟屯有餘然不可急也急則猶治絲而棼之所以為經綸者紊矣故利磐桓磐桓而事安逸則不可磐桓而建侯則志行正茲其所以利考之于卦屯與豫皆云利建侯比云建萬國親諸侯者比言其勢豫言其情屯言其時比以一陽御

衆陰九五得位而不可以獨立其建侯者勢當然也雷出地而奮羣陰說隨施之在上則諸侯從王之義此而建侯順其情也屯則以陽下陰動乎險中屈資自輔以從大亨非建侯不可茲非其時乎所以初九爻再取彖辭中之屢翻謂震起坎止動乎險中故磐桓荀爽曰磐桓者動而退也陽從二動而居初雖磐桓得其正陽從二者爽謂屯自重坎來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乘馬班如先儒讀乘作平去兩聲易傳集傳皆讀如有馬借人乘之之乘集傳謂乾變震為作足之馬震為足乘乘馬也仍引春秋傳班馬之聲杜氏曰班別也謂二欲應五故與馬別唯易傳謂班分之馬異處也夫四馬為乘古以乘計馬又鄭康成謂馬牝為乘則乘當讀如百乘千乘之乘乘二與五有婚姻相應之好

欲往從之匹馬而行初廹之不得去故班如班當讀如班師之班謂遝而分布之按晉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杜預謂夜遯馬不相見班別也然分而異處思羣而鳴不害班別之義六二邅如而遝以馬分布之故知其非一馬當作去聲讀乘无疑也女子十年乃字字妊也九家易謂隂陽道正乃能長養二見廹于初雖能守正然十年而後字此豈隂陽之常道哉在屯故反常如此十年取其成數如十年勿用

十年不克征之類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度也與中孚虞吉之虞同中孚初欲應四四以近五畏滿盈而絶類使初不虞度而進彼不我接是謂往窮矣惟審處在先故動不妄屯之三本與上應也然上不應已茍无虞度之慮遽往即之是謂即鹿无虞其乎中孚之吉矣坎為水互艮有山初不計慮鹿

已在外唯知入于林中蹈山水之險安得不窮君子則不然虞而見其微則舍鹿而不顧矣舍當讀如取舍之舍虞𪖐葦多以鹿為五謂三妄動而求五也今以為上六者盖鹿之為物善求其類上者三之類也三知上為可親而不知屯難之世雖所親未必不往吝又况居震之極動不以正者耶𪖐又謂坎為叢木坤為兕虎震為麋鹿為驚走三變禽走入于林中之
象崔憬曰君子逆知往則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欲得乎君必先求其類六四一爻盡之矣四大臣之位也大臣之濟屯得其類則志同道合可以相與輔成其君初蓋四之配志同道合然猶乘馬班如者蓋初以陽剛之賢磐桓未肯輕進須四下求之故曰求婚媾求而皆往則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非見善明者能之乎象所以稱其明也四五易位復成震往

之彖下得初九之配上承九五之君皆陽也明之彖

崔憬謂四比于五五下求之為婚媾是亦一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其膏者膏澤未下于民也夫聖人无尊位與有尊

位而无一德之臣為助者膏澤皆不能下屯之九五

既有其位六二為正應又有其臣又謂屯其膏者盖

二欲應巳初為之寇乘馬班如婚姻未遂此其所以

屯也雖然居中守正以剛明為屯者不求頓革積小

而大正之膏當下達夫坎水也人君施于上則下皆

膏潤故九五以膏為義曰屯其膏施未光者蓋膏澤

下則其施光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之時有才以自拔者為上无才而能資人以濟

者次之上六内既无才外復无應不知圖之于蚤而

彷徨于屯極之後雖乘馬何之耶泣血漣如蓋顛之已甚也九家易曰上六乘陽故班如體坎為血爲㴑謂乘陽故不可長集傳謂上之三成兩離漣如之象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險在内出而之外則險可避也出而之外止而不進險復臨之蒙之所以為蒙也蒙為昧而不明合艮與坎以見内險外止所以為蒙昧不明之象然蒙得所發不失其所謂時中則蒙亨矣集傳謂屯九五大亨五反為二以亨道行此蓋為反屯為蒙屯之五為蒙之二則所謂以亨行得其時中者也推而在人當可亨之時發其蒙使不失中者理皆如此發蒙之道彼

求而我應之非求彼也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求我之道不可瀆也蝸其精誠若卜筮然一問而孚
則師逸而功倍苟意瀆誠懈叩之雖數吾弗告矣故
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凡此皆二五相應之道
故志應剛中彖所以申明之雖然再三瀆瀆則不告
謂蒙瀆而我不告也彖乃謂瀆蒙何哉曰瀆不可以
彼此分也謂再三則蒙之道瀆也蓋五以蒙而求發
二應蒙而發之俱為蒙也若誠心不專設問不一師

勞无功蒙之道顧不瀆耶干寶曰屯為物之始生蒙為物之穉然則養正何貴于蒙歟曰離朱不可以索玄珠也人之生初无不正機心既萌嚮之所謂正者始岐而他故正與邪皆自蒙而分蒙而得養則作聖之功在是矣箕子謂睿作聖睿蓋蒙之反也崔憬曰初筮謂六五求决於二虞翻曰我謂二也陸績曰艮為少男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之泉初雖未達及盈科而進則萬折必東放乎海而後已學者有得于此則不舍晝夜篤行而自力矣若乃流之不清與夫涸之可待者皆源之不養學者又當觀此而育德使其不躁進妄動惟委蛇曲折以通為主然後為功坎艮合體固有躁動之戒存乎其間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二以剛德為蒙之主衆隂所歸也衆歸之而有所决擇則傷矣今也居中而容衆則凡以蒙至者吾皆弗拒故曰包蒙吉包蒙謂包而无所擇此二主蒙之道也隂順而來我容而受之有納婦之義主蒙者如是則道尊而下說隨故曰納婦吉納婦謂隂得所託此二亨蒙之德也夫五以蒙道付二乃能包蒙而納婦譬之父子之間可謂克家之子矣又坎為中男二以陽剛居中中男之象也非特如此以爻言之二者凡

陰柔在下所見蔽塞非强梗以害治者君子發而悟之可也何遽用刑乎易之意謂發之不悟更陷于惡非小懲之无以為小人之福此刑之由用然用之不于初六而于其後則禁之晚矣宜往吝也故利用刑人與發蒙俱見于初爻李鼎祚謂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初動成兌坎象毀說之象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知之曰二居坎體為中男上九艮體為少男坎艮同出于乾皆可謂之金夫然六三于二為近于上為遠三不正而且蒙其所見必溺于近豈非見二納婦于旁故貪利茍就迷暗失理遂至忘上九之正應屈其身而下從之可謂行之不順是女也其可取乎使女子而有遠見則以三趨上不為不正自內之外不為不順潔身于此以待男之下我尚安得謂之不有躬乎聖人亦不至有勿取之戒矣雖然在姤之辭亦

也五者六也以二應五是下以剛上接也以位言之五君也二臣也君求于臣是上以柔下接也剛柔上下交際之間志同道合豈不家齊而國治哉虞翻曰二應五據初包養四陰故包蒙震長子主器納婦故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或問六三之金夫謂九二耶上九耶曰謂九二也何

曰勿用取女謂女壯也故欲繫于金柅以金為柅者為其性之堅剛可以止陰之進也以壯女猶不能勝金柅之牵則六三不正之女而往見金夫何利之有故曰无攸利李鼎祚易金夫謂二也初動成兌故稱女失位乘剛故行不順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二以陽剛主蒙羣陰趨之四在諸爻去陽再遠故曰

遠實陽實陰虛遠實則陰无所得而蒙益甚矣初與三于九二上下比之五與二為正應又上亦有陽其遠實者獨六四而已茲其所以困孔穎達謂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受教者固欲其順然順特受道之體而已苟順而不入蒙亦无自而悟惟順而入然後德日起而聰明有

加故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荀爽謂此成王任周召

之爻集傳謂五來二成坤二往資五成巽巽順之象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發蒙于初者爲其未達也包蒙于二者爲其將善也

擊蒙于終者爲其怙亂也發蒙者宜用柔故以初六

包蒙者宜用中故以九二擊蒙者宜用剛故以上九

雖然九而居上剛之過也以剛過之才用之以禦寇

則蒙昧悖亂者知所懼此人心所以皆順嚮以剛過之才而為寇則昏迷不悛因蒙為惡此人心所共怒蒙卦上九乃禍福吉凶之分故聖人戒之虞翻曰體艮為手五變上動成坎而逆乘陽故不利為寇下坎為寇艮為山登山備下順有師象故利禦寇大抵坎為盜三上易位則坎毀非寇之利不必求象如翻之詳也

周易窺餘卷二

宋 鄭剛中 撰

上經 需至比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險在前須而後進卦之所以為需曰有孚光亨貞吉

者謂五也需自大壯來大壯之九四升為需之九五敦實中正進而得位故曰有孚光亨貞吉以此涉險雖大亦濟故利涉大川此以卦才及九五所自來者言需也大抵見險而能須則不至冐昧而犯難彼至健者莫如乾然德行常易以知險惟知險故雖剛陽之性猶委曲而有往此乾所以需於坎體之下也又坎以一陽上下俱陰勢足以陷陽而終不得陷者以其剛健光亨无困窮之義故也不然二陰溺之蹈𨅊

而不得出況欲濟大川耶五者天位九以正中之德位乎天位此其所以濟天下之險蓋聖人之與時偕行者也或曰坎險也需須也坎若常以險臨乾彼乾剛之性能久須乎曰坎為坤則乾行矣干寳曰雲升在天雨未降翺翔東西需之象也何妥曰大川者大難也須之待時本欲涉難旣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李鼎祚曰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需須也須而有待則暇豫而不迫多方所謂須暇是也飲食宴樂宜以暇時若酬酢應對膠擾多遽則大王不遑暇食周公吐哺稷猶已飢如之何以飲食相宴樂乎故需之象言飲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同人于郊在上九所以為遠外之極需于郊在初九

謂去險之遠也然干寶乃謂郊乾坎之際何也蓋應在四則乾坎之際也需于郊雖不犯難然利用恒而已不能恒常自守則咎終及之故曰利用恒无咎而象以未失常許之夫未失常者謂不失常也然聖人止曰未失常者大抵爻雖有善不保其善之必終者聖人不全許若曰未失常也未失道也此類皆謂今雖无此而後未可知也其不敢滿人之志如此爻雖有不善尚可誘之使進者聖人猶存之若曰道未光

也志未得也此類皆謂今雖不然而後或可勉也其不欲絶人之善如此諸卦可以類見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或問需于郊于沙于泥而卦以需名漸于干于磐于陸而卦以漸名義或同歟曰文同而義異也于郊于沙之類以去患之逺近為言于干于磐之類以處身之高下為言需以時漸以徳需者須待而未進觀時

而已漸者已進无所須獨行之不以躁𡚁蓋需之內卦乾也性已剛銳前復有險戒在于動非須之不可漸之內卦艮也性已靜止雖進无害能以漸焉尤稱其德此需漸不同之義然亦有近似者需之九二漸之初六皆足以致有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是也大抵時未可德未彰君子遇患隱約之日皆不免于有言言所以傷我也君子覯時養德求其在我者亦何傷乎人之言

哉但需之二五以陽遇陽兩剛不相應初雖小有言而二以寛裕自處終當自吉皆善類故也漸之初六以柔弱在下四不為應小子見其无應寡助而不知其漸故厲而有言言亦何咎葢所言者小子也兩卦所謂有言者于此乎辨虞翻曰沙謂五水中之陽稱沙也荀爽曰二應于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寇非但盜也凡與我敵而相傷者皆是也彼爲我敵則我以彼爲險然我不迫而近之則不肖之心未生也大抵與寇對者此无罅可乘則彼不得入罅啟則敵至三與坎既逼近而與上六應情親勢順有罅于此彼安得不乘故曰災在外也三能持之以敬謹又需以待之雖至不能爲害或曰初亦與四應何以不

九三居乾上迫近于坎陰不得安其居此致寇之由

致其來曰初去害逺矣善持軍者臨敵持重虚實好惡使彼无得而窺者其知九三乎崔憬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于坎坎為險盜故致寇至大抵坎為水四坤土泥之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穴者陰之所也陰安其所則陽不與之爭三陽久需不進四礙其路此蓋不靜而出得无傷乎雖小傷而

能需于血則終亦順聽之矣故无凶上六居隂之極

苟出而與三陽爭則交戰之血將至于玄黄惟入于

穴而知敬焉雖衆陽无以傷也所以終吉出入于穴

所以見二隂之動靜非謂陽也水主聽又其性卑下

故順聽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自彖言飲食宴樂之後惟九五言酒食者為其暇

也暇而酒食不可不出于正惟羣陰退聽險難已平履中正位優游无事以供天下之求如湛露鹿鳴之作則吉荀爽曰五互離坎水在離火上酒食也虞氏曰沉湎則凶中正則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諸家皆曰客不名而來謂主人不以辭促之而自至考于禮鄉飲固有主人速客雜記有須客

之辭于理亦通然三陽知前有坎不肯遽進旣需于郊又需于沙又需于泥可謂遲遲其行矣此之謂不速惟來之不速故陰不敢固陽之地而剛不陷易傳曰爻以六居陰而云不當位者以陰宜居下而居上故也然能敬謹而終吉故未大失荀爽曰雲升極則降為雨雨則雲入于地故入于穴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孚者妄之反訟而有孚可以訟矣然不免于窒惕者訟之為道雖孚无亨之理上健下險阻礙不通能窒惕而知懼僅得中吉此其所以不可終也訟而不妄必有中正者為之聽故利見大人得中正之人聽吾有孚之訟然猶不利涉川者蓋天與水違而成訟既

與水違不應涉也上剛下險二體之才也險而健訟之所由生也蜀才謂訟自遯來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此所謂剛來而得中以剛居中有信之寔而又與五應此之謂有孚傒果曰大人謂五也斷決必中然大人以中正為德則其所聽亦中正者是與必欲成訟則五將不與二陰掩之坎陷而不得出此入于淵之道也坎陷為窒為加憂惕之象李鼎祚引王弼註云九五處得尊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虞氏曰險而健者常好爭訟此固其理然致險者亦健也繫辭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由是知險藏于健惟行健以易者能知之不然險方以陷陽為意吾不覺之于豢而投身其中則不得出矣惟避險于豢然後可以全其健君子以作事謀始是宜謹聖人之戒也天與水其行不同苟見于跡者已若天與水之相違則訟安能已坎為耳聽而作謀故

曰謀始集傳謂乾陽始于坎作事謀始窒訟之源也
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來變坤為作事坎為謀乾知大
始故以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險而健則訟六以陰柔居坎之初蓋易與也故不永
所事雖然初既易與而象繼之以不可長者蓋不永
所事所以戒初使自覺不可長則欲人不敢忽初謂

无能也然陰非倡物者訟豈在我哉雖小有言終亦辯明而已盧氏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蹔爭事不至永雖有小訟訟必辯明故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爻諸家讀不一或以歸而逋其邑為句人三百户繼之或以不克訟歸而逋為句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繼之要當以不克訟歸為句而逋其邑人三百户共

為一句何以言之曰九二之訟下訟上也自下訟上患至如掇况五以中正之德為之上而可訟乎其不克而歸宜矣雖然坎自坤得也坤為衆有其衆變而為險所以敢于訟上聖人必使逋其邑人三百户者恐其恃衆憑險之心不悛浸或成亂爾訟而不勝苟能歸而引咎避其邑户之衆寡約自損尚可至于无眚不然主訟者所不容也不曰无咎而曰无眚者蓋以下訟上多出于所見之不明今乃能逋其邑户不

敢自居則如掇之患庶可逭矣三百戶下大夫之食其受邑不為多也聖人猶欲其逋而去之則上下之分其可以不謹李鼎祚謂坤為戶乾為百三爻故為三百戶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二訟不克故逋邑戶而失其食六三居兩剛之間危厲自保以无訟為德其食如舊此之謂食舊德雖

然居訟之體安能无訟或從王事則訟亦有時乎不免矣從王事謂如聽訟之類蓋五爲訟主六三亦從事于下者奉行五之中正使訟道不至于成則訟平而政理此其所以終吉或曰三與上應者也所謂從者无乃謂從上九者耶曰上九之訟不可從也從上九則得服三褫尚安得吉集傳謂三之上成兌口食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二九四皆曰不克訟九二不克訟則逋其邑人无眚而已九四不克訟則復即命渝安貞吉何也曰二之不克訟訟而不勝者也能退自貶損庶乎无眚四之不克訟則欲訟而不得者也以理自復則有安貞之吉易傳謂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柔不與之訟初又正應而順從之亦非與訟者也如是則訟无由而興此所謂欲訟而不得也雖然欲訟不得豈九四

亦嘗有意于訟乎曰剛陽之性其本好動又居健體所謂訟者未嘗忘于中也惟見其訟之不克變而安貞則吉此之謂復即命命對人事為言也渝安貞所謂以理自復變而安貞虞翻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為命令故復即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謂二已變坤安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五非為訟者也居訟之時為治訟之主王弼曰以中
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者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訟極則勝負分得鞶帶者勝而受寵也訟至于極豈
能常勝受寵者亦偶然耳故曰或錫之夫衣服所以
彰有德人慕其德故弁其服而欽之訟非可以為德
也于服何榮終朝三褫之此固其理莊子曰令取猨

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葢服非猨狙所安也訟而受服豈但不安而已愧恥而三褫之葢有挽裂之意孰謂人而无羞惡之心乎受服三褫錫馬三接善惡之效初不待久不終朝而得失之應其至再三也訟互有離巽有離也故炎上不平好訟者得之有巽也故順理而不爭訟平者得之侯果曰褫解也乾為衣為言故以訟受服翟玄曰上以六三錫下三陽羣剛交爭得不以讓故終一朝之

間各一奪之為三褫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比與師皆以一陽為五陰之主比居五師居二此君臣上下之位師與比所以相反對也師之二以臣得衆以剛應上而又險以順其在爻在體无一不善然

象許其可以王者王謂五也易傳所謂六五之君為
正應信任之專蓋上下相須以成王業者也然則非
丈人其能吉而无咎乎丈人子夏傳作大人大人大
人雖皆有德望尊重之稱然丈人則又法度所在鄭
康成謂能以法度長人師以法度為主讀當以丈人
為允也人君之主師將帥之行師皆不可以不貞已
正則物正物正則衆正雖然不曰正衆而曰以衆正
者蓋正衆則衆未必盡正以衆正則衆皆惟正之歸

此王天下之道也夫好安好逸好生天下之情也上所施行稍咈其情則下必憚而不從行師之道勞之危之死之毒其常情如瞑眩之藥而不閗氏之不從者以其師之出于貞而已此其所以吉而无咎苟毒之不以正是真擾民也民將不從其能无咎乎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无咎者謂吉且无咎因之辭曰大人吉无咎乃其類也畧例曰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而後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于咎而後吉

從之也由是觀之易固有吉而有咎者大壯上六艱則吉咎不長也此蓋吉之藏乎咎者也晉萃升巽皆吉无咎而損益二卦皆元吉无咎孰謂吉則无咎乎丈人吉且无咎宜其可以師矣干寶曰坎為險坤為順兵革刑獄所以險民也毒民于險中而得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所以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以治民明不獲已

而用之故于彖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无所不在地于水无所不容容民畜衆此蓋以卦之全體言也分而論之則所以容民者莫如坤所以畜衆者莫如坎何以言之臨之外卦坤也其象曰容保民无疆豈不以博厚廣大者乃坤之勢歟坎之上下卦水也其象曰水洊至習坎豈不以合衆流而並受者乃水之性歟容民所以保之畜衆所以聚之能

容民于先然後能畜衆于後不然敺魚敺雀尚能動衆以毒天下耶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以律為正律者法也師靜而不動法猶不可廢一動而出則于事為危于器為凶于天下為毒茍无法以齊之則參差至險之情何所不有聖人尤戒于出師之始而見之初六也以律出師師之善也不以律

則為不善斯有凶矣故曰否臧凶集傳謂否當如可否之否引劉遵謂否古之不字也馬鄭王肅皆作方有反或曰知莊子論先穀用兵引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先穀反而逆之所謂不臧也是以凶師之臨蓋初六動而為兌知莊子謂之律竭杜預謂坎變為兌是法敗也易與春秋傳否字古皆兩音惟詩未知臧否獨音鄙九家易坎為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居坎中而坤為外卦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五得所付矣大抵師之道不及則懦過則跌二者皆凶道行師而凶禍不止其身二今履中得吉不以過不及為生靈之害雖三錫命非濫也雖然錫命謂寵九二可也何以能懷萬邦也曰吾民樂阜安而畏𧇊動興師之始雖曰除殘去害要之兵戢之禍亦天下所共憂今也寵錫之命惟及九二然後知吾君之出師

本乎中道而已萬邦胡為而不懷乎光武平定天下之後絶臧宫馬武之請天下所以歸心李鼎祚曰案二互體震震木數三王三錫命之象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是其義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載也尸神主也古者行師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三軍以不敢專賞罰之義九二為長子帥師矣則載

主之賞罰當以付之今又使六三輿尸則是以兵付

二而以賞罰付三也如是可乎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故其詳見于六五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右前後者兵家之形勢次舍遲速者兵家之進止

春秋書次者皆謂師之不行也曰左次者葢避右而

趨靜阻險而自保然則六四何以為是歟曰六四上

无承下无應而已又不足以有為故依震林坎水靜止而不動其在兵法猶未失常也用兵之道有正有奇夫欲動而進取則用奇為上不然莫若守正正者易之所謂常也程不識必正部曲擊刁斗者不敢失常廢律爾雈憬曰偏將軍居左與險无應進取不可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害稼者禽之罪田者執以為言田其禽可也五執言

于上則九二奉辭于下為五田禽者也坎為中男然

自二以上互體有震故稱長子九二旣居長子之位

三在坎則于二為弟其于乾子也或帥師而中行或

輿尸而不當皆上所使而已師之六爻惟九二有吉

餘止于无咎否則凶孰謂荀林父彘子輩不至于敗

而秦皇漢武之天下可一日安乎虞翻曰田謂二陽

稱禽震為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為執故利執言无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終宜有正功之命大而開國小而承家惟所用之獨不可用小人爾然則小人以軍功奏者可廢乎易傳曰賞以金帛禄位可也離之上九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征以正邦而用小人于後无乃自亂其邦乎聖人制治于未亂苟懐桑土綢繆之戒亂未必有至使小人在開國承家之列其亂无疑故曰必亂邦也

集傳引春秋坤為國邑于象宜爾然將帥各食其土

是乃爲上六休兵之道乎樂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虞翻曰乾爲大君巽爲有命謂上動成乾上之三成巽故也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一陽得位五隂從之比之所以吉也元永貞雖謂九五亦上下之所共也易傳曰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久貞謂得正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惟上下共之故始比之時貴于原筮謂推原其本而占決于心也莊子曰无故而合者亦无故而離占決于心不過以此求其情實而已蓋原有相因之義原古文為𤽶泉之本也後世省文為原曰原筮者又有推原加審之意不寧方來當從先儒作不

寧之方皆來也後夫凶當從集傳作上六之來後于衆爻也書曰忠廸吉從逆凶謂順道則吉也坤體在下險在順上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若乃盡元永貞之道爲比之主則非剛中而上下應之不能也干寶曰後服之夫違天失人必災其身故後夫凶謂後服者違天失人可也謂後服之夫則未允當才曰此本師卦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爲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長正而无咎矣虞翻曰水

性流動故不寧坤陰為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後謂上夫謂五也坎為後艮為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諸侯建國者所同有也不相親比與无輔同也先王觀比之象上下相得如水土之无間然後有萬國之助虞翻曰震為諸侯坤為萬國為腹坎為心葢詩公侯腹心之義也謂有震者以師言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陶土為缶可用以汲外无文飾王弼謂質素之器初取以為象者坤土而坎水故也土者信之本相比之道以信為先不容有飾情之偽惟如是故有孚无咎及夫積之既久信著誠充如缶之盈則昔之未比者今皆自外至矣此之謂終來有他吉他言非所比而亦比也四本不應初曰終來有他吉豈缶之既盈孚

道旁格雖如四之不應者亦自外而來親耶劉爽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絶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缶者應内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他也象云有他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治有内外情有親踈九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其所

與爲正應者六二也葢情親而在内者也方來者有他吉者外比者皆情踈而在外者也居比之時方將建萬國親諸侯茍非先與所親以誠信之道自内始則何以使人從之于外乎惟二以中正上比于五五以中正下比之其行之于内者旣无不正則人之來歸有不得而辭者不然二與五先自失矣尚能使人親我哉故曰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或曰安知二與五比謂之自内曰以六四知之也四

舍正應而比五謂之外比則二五以本應相比非内而何崔憬曰自内而比不失己親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匪人非謂小人不能義之與比而比非所親是為匪人六三是也六三介二四之間將上求比乎則四以承五而在外將下求比乎二又正應乎五皆非我所得比也進退上下之間不我與而强比之豈不傷耶

或問三何以不進比上六曰上六不應也然則四亦不應初何以有終來之吉曰初以孚道居比之始積久盈缶雖不應者亦將自外而來親今六三所以自處者已不中不正能有盈缶之孚使人從耶又問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同歟曰文同而意異否泰盈虛此天也非人也故曰否之匪人比則謂所比之非人也王肅本比之匪人下衍凶字理或當然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六四九五同在坎體以四比五而曰外比之何也曰初者四之本應也初為内則五為外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中正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比道嫌幽暗又況主道之利明乎宜九五之顯比也王者處大中至正之地其與人比豈若世之濕沫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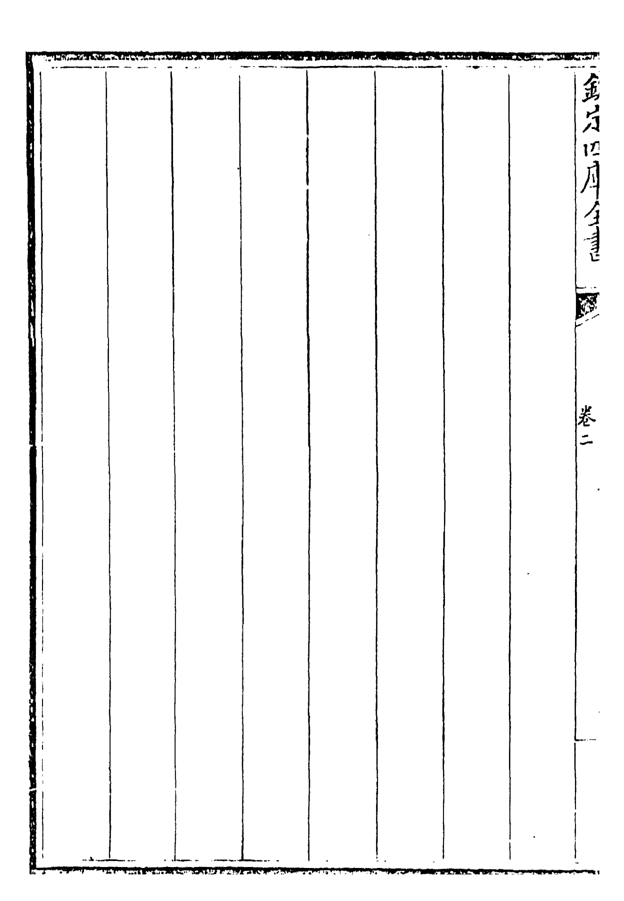
濡者正猶三面之羅仁義並用其逆而前者舍之其順而背者射之舍前者爲其前而嚮我所以明比道之當先也射後者爲其順而去我所以明比道之不可後也集傳引鄭康成禽在前來不逆而射之王弼謂趨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射之按大司馬狩田既陳設驅逆之車鄭氏謂驅出禽獸使趨田者由是知田之于禽好嚮而惡背也田者志在得禽今嚮我者舍不取故曰失前禽王之好惡顯顯如是初豈設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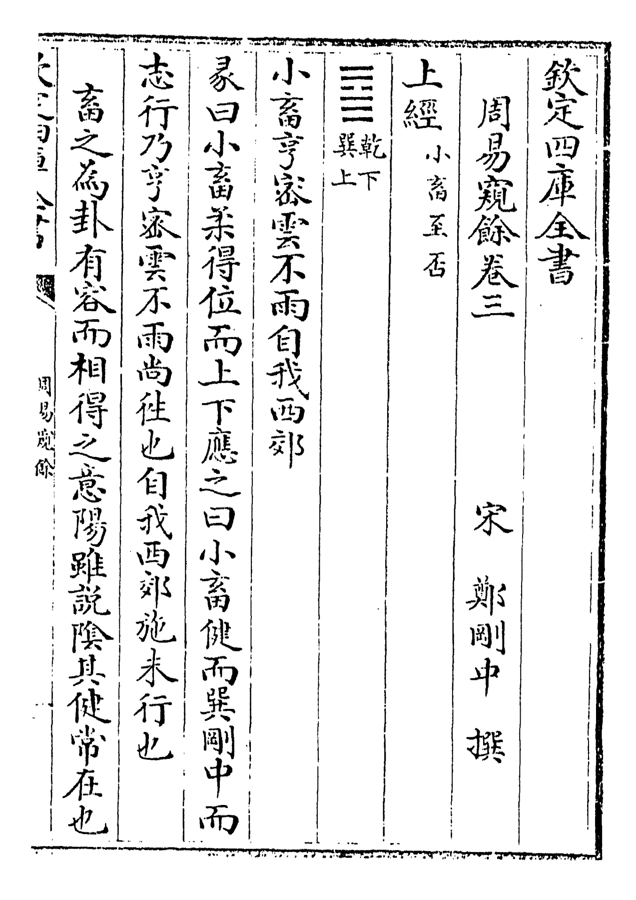
告誠强邑中以從違哉惟不誠自化故人非特以親上為樂又將退而相萃以義上下舉不失乎中矣雖然民豈自能為中上實使之中也故曰上使中也以卦求之五位于上而坎性順下順下而趨者于五為背也反而上行于坎為逆則于五為親矣舍逆取順來則親之背則誅之人君御萬國之道虞翻謂三動成離故顯比李鼎祚謂下三陰為三驅不及初故失前禽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虞翻曰首始也天下之理有始則有終上六无始安得有終何則衆非元后何戴四陰所以比而承五上六无先物之見迷而在後无始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窺餘卷三

宋　鄭剛中　撰

上經 小畜至否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之爲卦有容而相得之意陽雖説陰其健常在也

非巽以馴之未易得陽之情其可畜哉故卦以健巽成體而以二五之剛中相應爲志亨夫小畜小畜大也既畜大矣安得爲小曰以陰畜陽力常不勝畜之不固陽亦自如但衆陽悦陰上下應之陰得其位故爲所畜然終不能使陽止也是故名之曰小畜以卦求之三陽上進巽當其路固可以有制然順入之體能如艮之力乎大抵陽氣上騰陰固包之二氣亨而後雨李鼎祚謂升天爲雲墜地爲雨故不雨爲尚往

蓋言陽方往而施未行也雖然陰盛則雲密一陰而曰密雲者以陰得其位爾乾道在西北又自二至四乃兌體故曰西郊虞翻謂二變應五故志行乃亨崔憬曰四互居兌西郊之象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畜大畜本又作蓄蓋有積蓄之義君子積德以文爲先及其至也篤實輝光所畜深厚然後爲大畜之象未至而小畜之莫先于文德不曰畜而曰懿者蓋

揚子所謂浸以光大也風行于地則顯著而及物行天上則妙其美而未動其施未行之時乎以懿文德宜矣或曰坤為文小畜乃乾巽合體何以為文曰小畜以巽成卦巽東南也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青與赤謂之文觀此無惑乎小畜之象也虞翻曰坤為文乾為德離為明乾離照坤故懿文德謂離者翻謂互體坤謂四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乾陽物也其性剛健下非其位也四雖以一陰得位而力不能勝所謂陽者必復乎上而後已故于初二兩爻皆以復為言集傳謂小畜復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是則陽肯久居下乎初之復也四為之應所謂復自道也自道而復于義為吉何咎之

有二之復五本不應也然以履卦考之五固嘗在下為陰所乘今雖在上又為陰所畜其與二蓋同志也故牽而復之牽云者以二受畜漸深故其助之力也二陽相挽恐在過中過中則失矣二五在上下兩卦之中無過中之失故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嗚呼大非小之所能包陽非陰之所能制君子于此惟其當而已矣集傳謂巽為繩為股艮為手牽復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小畜惟九三受畜最近三者陽之極與上為應在巽女之位故象以夫妻為義九三動而應上則自二至四有震體震為車故有取于輿三今不動則是震毀而輿説輻矣三説四不動為四所畜而不得前反與其室相視而乖戾故曰夫妻反目雖然三説四而不進若上九動而應之猶不至是惟下不進而上不應故夫妻反目而輿説輻不正室之咎可不畏哉輻讀

如輻本亦作輹讀如復然輻與輹不同也考工記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蓋輪之總要也輹則車下横木故先儒謂車下縛故敗輻則轂无所憑東不可行敗輹則縛之可以復進易于小畜曰說輻于大畜曰說輹考兩卦夫妻反目與中无尤之義固自有輕重說者爲俱有車說之文故輻輹不分又惑于左氏說輻之字便謂可以通用非矣按杜預謂震爲

車者謂歸妹之上六有震體大畜自五以下其互體亦震也由是知預所用乃大畜之文九家易曰四互體離離為目也離既不正五引而上三引而下故反目也輿以輪成車夫以妻成室今以婦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卦以一陰係衆陽勢已不敵初則自道而復二又以

牽而復一陰勢孤力弱覺不能止始有傷害之懼又二動從五則自二至四有坎體為血為加憂然四居正得位上承于五五孚信之二五復位而坎毀兹血之所以去而惕之所以出也故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孰謂不得乎君而可以有為乎六爻惟四五言有孚者義蓋如此渙之上九曰血去逖出諸家皆以逖為遠害獨易傳謂其血去其惕出蓋以逖為惕與小畜同也然上九乃出渙之時去害欲遠如易文字為

逖義爲遠爲當又小畜象言惕出而不言血去易傳謂惕出則血去可知與渙上九之象止言渙其血而不言逖出各舉其一以見去害之義同也虞翻曰孚謂五豫坎爲血爲惕惕憂也震爲出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或問九五以鄰而富乎曰陽實爲富隂虛爲貧與五

鄰者四也四妥能畜五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用
是知富在五不以自裕故用以推其鄰爾何則四為
小畜之主而力常患于不足五雖居尊而志亦係于
陰聖人于是忘吾富有之資錫予同心之助使誠信
固結然後協力以御天下之衆善類皆由是進而為
用矣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曰不富以其鄰泰固别
有義謙與小畜文異而意近似謙不自富而能成人
君之業者以其鄰也小畜五雖富而能以其富用諸

鄰也各以本爻推之可見虞翻曰五貴稱富九家易曰五以四陰爲財與下三陽共之不獨富也李鼎祚解鄰鄰謂四也攣如謂連接其鄰集傳謂攣體而合爲其俱在巽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不雨而曰既雨者謂上九也上九固止九三所以見畜之成既成則陰陽和而无所爭矣此安處之

時也雖然以隂畜陽以婦畜夫必積累而後成其積也如車之載有加而不自知雖柔巽之體所尚在德畜必有道要之月幾望隂道滿乃婦貞厲之時茍不安靜于既雨之後畜之不已則隂可疑矣為君子止而不進可也不以為疑而猶進焉凶之道也虞翻謂應在三坎水零為雨又曰坎為輪載積在上故尚德載皆謂上動也坎月離日日月對象故月幾望集傳曰巽隂德也而在上陽反載之矣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或問履何以成卦曰履成乎六三也曰柔履剛履虎尾不咥人亨彖謂六三乎曰然曰易何以于六三又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曰凡易以彖言者一卦之義也以爻言者一爻之義也履上天下澤成

卦之體在六三又九四履乾之末為上卦之尾三在下承乾之後正虎尾也履虎之尾宜見咥然兊以和說上應乾剛雖履危而不見害故彖謂不咥人亨此通一卦以為言也若止論爻則三以不正之位踐九二而迫九四必見咥矣此據一爻以為言也柔履剛者以柔藉剛鼎祚易所謂坤藉乾故乾履之也帝位謂五也諸卦以九居五者多矣獨此言履帝位者履禮也禮以名分為本履之五所遇剛中而正禮之尊

位莫大乎此雖然陽得位矣以亢自居而不知下濟之道則為九五之病惟光明而不疚然後盡履之善光明者下濟之道也虞翻謂五坎為疚病乾為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不疚而光明謂五坎者以四三兩爻已有坎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民志之不定由上下之不辨上下之辨如天之與澤髙卑不至于无限則民志定矣維持此道者莫如禮

履者禮也故君子觀履之象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乃平素之素非色素之素也何則九以陽剛有為之才在下未逹蓄德積行是乃平素所履及其進也能不改其素何咎之有聖人有憂之者恐禄位移人本志變化蹈危歷險亦何所不有此易所以含至戒于初爻也雖然初无應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

无應而行隨者必寡惟君子特立爲善不改其度顧

吾所以自信于心者苟遂其欲則已矣何恤乎人之

從違乎故象申之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鼎祚易謂

應在巽爲白故素履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說文坦爲安廣雅坦爲平坦坦者安平之謂也六三

之爲履下乘剛上爲剛所踐所以見履道之危且難

也而二以柔道處寛裕不自投于險迫之地凡向之所謂危難者今皆无有豈不坦坦然自適乎雖然二之位如此向使躁人處之則利欲汩于外夸跂動于中途雖坦而心實亂矣其能吉乎故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履卦上下皆陽今有取于幽人者所以為躁動之戒於初言素于二言幽則聖人豈以浮僞為禮乎六爻惟九二言履道固自有意虞翻曰二失位變成震為道為大塗故履道坦坦訟時二在坎獄中

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兊說幽人喜笑故貞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不至瞽葢幾于瞶尚可視也然不足以有明矣跛不至癈葢類于踸踔尚可履也然不足以與行矣

六三體陰居陽葢眇而能視者以柔乘剛葢跛而能履者又藉剛而接其尾置身虎喙安得不遭其咥雖

然六三自取之也使其以柔静當位物何能傷惟忘已之弱而志欲為剛故履危而禍至猶武人之為大君也武人智不明才不逺自尊大而不量其力鮮不及者然易不言其凶者葢與跛眇虎咥類見之也大君凡率衆臨下者皆是不必謂人主也五者人主之位也聖人將于六三有武人為大君之象故于彖先言剛中正履帝位所以為六三之辨集傳載諸儒說最備虞仲翔謂坤為虎又艮為虎馬融兊為虎郭璞

兌艮爲虎謂坤者坤交乾也其文玄黄天地之文也謂艮者寅位也在天文尾爲虎艮也謂兌者庚辛酉方也龍德所銜亦兌也具此二象先儒並傳之而集傳主兌然易象无窮象隨義改要當以三象隨卦求之則可如履卦當以坤爲虎虞說可用也葢坤三與乾剛相交自四以上三爻皆乾三履其後故謂之虎尾兌爲口則咥之象然以柔說承之宜咥而不咥也謂履之兌爲虎口則可而不可謂虎之尾矣侯果曰

互體有離巽離為目巽為股體俱非正跛眇之象鼎

祚易謂三變成乾武人為大君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居乾坤之交虎尾也而又近君近君葢天威咫尺

之地而五以剛決在上為四者豈不懼乎雖然此以

分言也以德言之五雖剛然光明而不疚四雖逼然

處下而自卑君臣之閒久而相得則四之志行矣故

曰終吉盖以事君之志畏懼有加則久而後獲也何休注公羊傳愬愬驚懼也馬本作虩虩以爻求之四動成震震之辭曰震來虩虩盖謂驚懼也與愬愬義同而字異震彖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亦終吉之意乎虞翻曰體與下絶四多懼故愬愬變體坎得位承五應初故終吉象曰志行也侯果曰愬愬恐懼也履乎兊主履虎尾也逼近至尊故恐懼以其恐懼故終吉也執乎樞密故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有夬之象夬兊在上為決柔之卦今雖二體相易為履其決物之剛不變也不變其剛故言夬履履剛而夬乃其位之當然聖人志光明而憂太過故有貞厲之戒虞翻曰謂三上已變體夬象故夬履四變五在坎中也為上所乘故貞厲象曰位正當也干寶曰夬決也居中履正為履貴主萬方所履一決于前恐

決失正恒懼危厲故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詩曰不能旋反易曰反復其道旋與復其義一也然履之上九以旋為吉復之上六以復為迷何哉王弼曰復之上六最處復後是迷者也履則異乎是履者進履之卦也進而極其至猶行者之極其所不可以不旋蓋天下之理動必有靜出則當反若務外逐物

一意于行顛沛險危所不能保非謂反乎禮者也吉凶之祥于是乎可考矣其旋元吉見于上九者厥有吉矣虞翻曰應在三三視上上視三故曰視履此盖爲三有離象也盧氏曰王者履禮于上則萬方有慶于下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有一言足以該否泰之理曰小大往來是也隂為小陽為大小不往大不來小往大來泰之所以吉亨也彖申明吉亨之道不在于它凡天地隂陽君子小人數者皆小往而大來則泰至矣泰者通也泰來則萬物通其在人則志同道長者通之義也雖然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雜卦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何

也曰泰于隂陽言其理雜卦于夬決言其事夬而決之此小人有憂後慮乃其情也君子不然壯女既進二隂在下則已佩聖人遯尾之戒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虞翻曰乾息坤反否也坤隂詘外為小往乾陽信内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何妥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為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此明人事泰也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同也内陽外隂内健外順此明天道也隂陽之名就爻為語健順之稱指卦為言順而隂居外故曰小往健而陽在内故曰大來崔憬曰内君子外小人此明人事也陽為君子在内健于行事隂為小人在外順以聽命

彖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有天地之道然後有天地之宜能裁成然後可以輔相民則由其道用其宜者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由是知天地之道不能無過過則失其節矣財如裁所以制其過故鄭康成謂裁節也聖人能裁成其道則陰陽各得其宜因其宜而輔相之民咸用其利矣且如六氣之運此天地之道也淫則生疾財而成之則可以致其中五土之所生此天地之宜違則失性輔而相之則可以致其和中和致萬物育而吾民之

生不偏矣非左右助之而何財成所謂範圍而不過輔相所謂曲成而不遺左右民則舉而措之者皆是也雖然此天地交泰無不通之時也尚何事于裁成而輔相之曰否而未泰天地循環之理可待也時既已泰天地之道有過而已成能其間所以有望于聖人焉夫君之事天猶子之于父也成其道相其宜其于天有繼體為治之義故稱后諸卦之象稱先王后者主人君為言非若君子可以上下通稱也稱先王

自比始稱后自泰始虞翻曰后君也隂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論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别矣葢草木之生必以區自别茅之為草其根相連拔其一則根茹相牽以起與它草之各有區者不同也故以象三陽之進繫辭曰

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初九陽爻之始士之有德而未有位者如之士有位則戒于朋比初方始進不嫌于引類彚者類也善類偕進安得不吉大抵治亂非一君子一小人所能獨成必恊力同心共濟其事然後治亂各隨效以著也或曰泰既内君子而外小人今拔茅彚征又曰志在外何也曰此謂出處非彖所謂内外也進非其時則君子入而處時之交泰則君子出而仕又三陽外各有應入處為内則仕進為

外矣天地相交萬物猶奮出孰謂君子而欲入處乎

虞翻曰巽爲茅艮爲手又曰震爲征得位應四故征

吉謂有據艮者盖以否言爲否泰反其類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皆九二主泰用人之

道六五以柔順居尊下應于二故二得以主泰用人

然同志相交凡二之得盡其才六五之功也夫小往

大來之時安能使天下无小人惟消而在外使不至害君子足矣況彼荒而不治者勇而不中者其可盡棄聖人慮其然故于九二示其戒也荒者怠惰弗修之謂也能包而容之亦或為勤馮河者强暴勇前之謂也能取而用之亦或可使惟如是故中養不中而天下无不通之人矣雖然包荒用馮河可以為仁矣苟推之不廣近者得而遠者遺之猶未足以為治故戒之以不遐遺用人之廣可以為賢矣苟行之不公

黨與立而私意勝亦不足以為治故戒之以朋亡具是四者茲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六五中行之主言二所為如是為其主之所尊尚也人臣而為主之所尊尚豈不光大哉象于四者止言包荒而不及其餘者葢象于易文往往不全載也虞翻曰在中包荒也變成坎為河震為足乾為遠二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二五易位為光大者翻謂二動成離故也又互體兑在坎上虎馮河之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乾之復也自下而上九三居其先坤之復也自上而下六四居其先泰極而變則陽復其位九三先進上矣三之未進則自三至五爲震之坦途進與上六相易則上體爲艮下體爲兑山澤爲不平之象此平陂往復之義也際者兩相際也陽際陰陰復際陽而皆

非其所時无止分无常則二氣必復其位九三適當其際豈不艱乎有為之之理而為之不易故以艱云艱非不可為也茍能知泰道之欲盈思否閉之將至深憂遠慮力以正道距小人雖艱无咎矣然于食有福猶未可保也故又必待于勿恤其孚何則孚者信之應乎彼者也若三陰之復下皆其中心之所願六四動則五上皆隨之自可不戒而孚九三當變革之時以一身塞羣陰之路使衆志允從固大善有如不

應利害迫之其中一動小人懐姦以入天禄其可得而食是必守之以正斷之以誠勿以孚不孚爲念而決不移此干食有福之道周公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也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陂天道極則還復鼎祚易謂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爲憂故勿恤集傳謂兌爲口三陽爲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下飛之意說文謂翩翩為聮翩則是下飛而牽聮者此三陰俱下之象也陽實而富陰虛而貧使三陰富且實彼固各安其所惟其不富故與其鄰翩翩而欲下也同欲相濟六四之動不但以其已又且以其鄰不但以其鄰又且允孚而不待戒非以得其心之所願欲而然歟雖然陰道雖乏固常與陽相應資以為實矣今三陽各上行所謂陰者遂皆失實此其所以翩翩也下卦之意備于九三上卦之意該于六

四兩爻乃陰陽往復變易之首虞翻曰二五變時四體離飛故翩翩坤虛无陽故不富兊西震東故稱其隣三陰乘陽不得之應象曰皆失實也不戒以孚謂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來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體坎中正象曰中心願也與比邑人不戒同義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此爻專以五下二為義不可以三陰翩翩者求之夫

上下交泰人君所同願也然不能以虚下下則所願不可得願之不得不能以中行之也中以行願者其若帝乙乎集傳引京房所載湯嫁妹之辭謂湯為帝乙易傳引多士自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而疑于史記天乙祖乙之名謂未知孰是然司馬遷所紀自成湯太丁至帝乙紂凡三十世中閒猶有小乙武乙固非一王又酒誥之畏相多方之明德慎罰皆曰自成湯至于帝乙要皆舉商之始終世為言用是考

之帝乙非成湯明矣晉卜救鄭陽虎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虎固以帝乙為紂父與史記合杜預因之可互見无疑以柔居尊以五應二人主保泰任賢之道與帝乙歸妹同故取以為義泰自二上至四兌體也兌為少女自五下至三震體也震為長男男上女下此歸妹之義自古帝王有女必下嫁不可為有京房之辭遂以帝乙為成湯也易取去周近世為言故稱帝乙虞翻謂震為帝帝乙紂父也

九家易曰五下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累土為城下者為隍故虞翻謂隍城下溝蓋衆力所成也人聽上之命始肯出其力復城于隍則是土圮而復堙衆不輸其力所以號令其下者亂矣此泰極之戒也文王于豐嘗為臺為沼臺蓋城之類沼則隍之比文王豈驅民為是哉經之營之成於不日故序

詩者謂之民始附蓋上下志同之時也泰極則反是矣尚可用衆乎當是時雖以正道告命其所親猶吝也大抵泰極乃勤儉保邦之日非勞民興役之時漢高必于天下初定治宮室不使後世為之者慮其以泰為之也惟聖人居安思危君臣一德使天下之心常欲人君有臺沼之樂天下之力常為人君有臺沼之勤如是則泰可保而衆可用城隍之復非所患矣虞翻謂否艮為城坤為積土今泰反否乾壞為土艮

城不見故城復于隍又坤為邑震為言兌為口故自邑告命九家易謂否巽為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亂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否閉之時反陰陽剛柔之理失上下相交之正尚安得有人道乎故曰否之匪人言天地之道如是非人道所能獨立也然天地不交止于萬物不通而已矣天地之位猶在也上下不交則天下无邦國矣其能爲人道耶否泰之反也所不同者于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則曰天下无邦泰曰内健而外順否則曰内柔而外剛各取其甚者言之也集傳曰乾坤不交震反成艮艮者萬物之終故曰萬物不通

也坤在上為邦在下為邑上下不交坤反于下故曰

天下无邦

彖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營以禄

處己之道約己自損勿靡好爵可也不然鮮不及矣

虞翻曰君子謂乾坤為營乾為禄難謂坤為弑君故

以儉德辟難巽為入伏乾為遠艮為山體遯象謂辟

難遠遯入山故不可營以禄營或為榮儉或作險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拔茅茹以其彚否泰兩卦見之在泰象君子之進進貴不失道故曰征吉在否象君子之退退貴不失德故曰貞亨推泰之所以行則否之所以守也進與退君子必引其類泰之初九否之初六引其類者也二與三皆視以去就此拔茅之義也或問泰之拔茅所以進也止謂之吉否之拔茅所以退也反謂之亨何也曰退而不失正是乃復亨之道也又問泰之初九

曰志在外否之初六曰志在君何也曰交泰之時君子未甞擇事惟務進出而已若乃否閉之時外无可為者所不能忘于心者吾君而已矣志在君約已儉德守正以待至于九四則志行復亨之時乎九家易曰陰志在下欲承君也荀爽曰彚合體同包集傳謂震為蕃鮮兩卦有震體故皆以茅為象李鼎祚曰巽為草木陽爻為木陰爻為草初六陰爻草茅之象然泰初九陽爻而曰茅者鼎祚以為九動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體陰柔而居二葢小人之得位而猶未至于失中者也苟于君子遽有燥濕之忌廣已造大在君子固不幸小人亦速敗而已惟能包而未敢異承而居其下此所以為小人之吉小人吉則君子否矣否固當遯有如未能守中而不過居正而不邪常使善惡之類不雜則君子處六二之道也乃若樂包承之柔寖

至亂羣而俱化則亦安能反否而亨乎或曰陽包陰可也以小人而包君子何哉曰三陰黨盛君子之勢孤爲其所包宜也見包而羣不亂雖否而道復亨非大人不可坤衆爲羣荀爽曰小人謂二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不安于義雖小人不能无羞但其欲動于中利甘于外惡濕居下容忍以自欺所謂包羞者如此六三以

陰柔不正之質居過分不中之位否已告極泰道將興方且乘君子之器藏匿蓋覆謂人莫之見是以辱至而身不知乃若君子中有毫髮之歉人未必知而念咎省愆自克不恕所以行成而身益光伊尹有一民不被其澤其心愧耻若撻于市用此道也荀爽謂卦爲否隔今以不正與陽相承違義失正是可羞集傳謂三四相易巽成離離目動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師卦曰大君有命否卦于九四言有命何也曰九四之命君命也師告成功報錫之寵不可不明言其自君故曰大君有命九四居大臣之位蓋得君而有為者人君制命于上而付大臣行之所以見委任之專此九四所以得言有命也惟九四之命稟之于君九五之命付之于四上下相交否之所以嚮革也事君至于是則志行而衆麗于福非但一已復亨而已尚

何咎耶九家易謂巽為命受五之命以據三陰故无咎疇類也謂陰類皆受九四之福荀爽謂志行于羣陰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危者保其安者也亡者有其存者也休天下之否否雖暫息未至于傾也九五位正當否已休息又能以苞桑危亡之念繼繼于心則進而傾否矣孔穎達謂

桑根深而固考鴟鴞徹彼桑土之詩齊東謂根為土桑土桑根也鴟鴞取茅為巢以桑根纏綿之以備風雨而堅固其室繫于苞桑是亦有纏綿堅固之義夫居聖人之位得聖人之時已反否為泰而苞桑之念猶不可一日忘易之為戒如何哉陸績曰苞本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繩繫也李鼎祚曰案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其與幾同幾者近也九五居否之時下包六二二互坤艮艮山坤地地上即田也五互巽木

田上有木莫過于桑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五二包繫根深蔕固若山之堅如地之厚者也雖遭危亂物莫能害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雖傾要當有助其勢而傾之者然後其傾可盡何則小人難退蔓草易滋否傾之理在時而傾否之力在人也屯之上六非不極也而六无陽剛濟難之

才方且乘馬班如此非能致其力者故終无以變也若上九則陽剛有餘因否之傾而覆之易為力矣曰先否後喜何也蓋言否則知喜之為泰言喜則知否之為憂聖人以憂天下為先而不以事之可喜者忽其意儻謂否極當變不以為憂安知否終而不復乎于上九言喜然後知聖人憂在其先也侯果曰傾為覆也否窮則傾矣傾猶否故先否也傾畢則通故後喜也